

事无不举，又承康熙六十年重熙累洽之后，以忧盛危明之心，为综名核实之政，震厉天下，使民不倦，其本源固已厚矣。值人才委靡、风俗颓敝之余，与其过而失之严也，宁过而失之宽。盖严者所以行其缺也，不明而严，为害滋大。自道光以来，贤否举措，犁然有当人心者盖寡。同治初元，恭邸始膺大政，日怀戒慎恐惧之心，振拔人才，考求实效，天下颀颀望治，以成中兴之功，实六十年来所仅见者。金陵甫经报捷，而言官急以收回朝廷大权，为猜防导谏之说，以眩乱朝廷之听。群臣容禄保奸，苟偷旦夕，以任事为戒，上骄下谄，粉饰太平，相与据以为至德要道，不悟其非。天地闭而贤人隐，民气郁塞，盗贼肆行，坐视而不为之所，而徒欲以严治之，黠者巧遁于法外，能者掩饰于目前，而端人直士，一举动而蒙议干谴，莫能自辨。援是而行之，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也。此可为大惧者也。是日清理求书各件，劳勩殊甚。

廿八日。达文波、禧在明来见。以定初一日乘坐江广船赴武昌，稍出辞行。晤刘芝田、李勉林、刘融斋、王厚山、莫善徵、叶顾之、徐雨之，并久谈。莫善徵处见郑伯更，郑子元先生之世兄，名知同，号伯更，在姚庆伯廉访处校刊所刻丛书。姚君入都陛见，因为江浙之游，而以上海为初阶。其人博洽多闻，尤精《说文》之学。言子元先生治《说文》之学，所著《说文逸文考》、《说文新附考》、《汗简笺》，并刻之《姚氏丛书》中。晚与张听帆同诣阿丁堆尔，斯百里所托管事者。本约晚谈，而听帆约以六点钟，予尚拜客未归，及归乃往，已逾七点钟矣。阿丁堆尔亦他出，晤其帮办瓦达。林乐知译呈英人傅理兰枉赠一诗，四言转韵，凡八解。

廿九日。回拜达文波、禧在明及刑司佛林史，美领事贝礼，彭器之，汤幼庵，罗星潭，姚伯容，严伯雅，陈宝渠，周瀛士，

姚彦嘉、彦森，张听帆，钱君砚，李石渠，陈臧伯，郑陶斋，兼示辞行之意。略取便道酬应，不能遍及也。莫善徵、郑伯更、黎菽园来见。斡白里寓书阿丁堆尔，为予谋一家居，以此议未决，未便交之。是夕，阿丁堆尔见过，示以斡白里书，意殊欣然，愿为尽力。惟苦语言不能尽意，问答参差，未免烦苦。莫善徵谈洋务极有见，其云京师议论纷烦，其源皆由于无学，可谓能道其深矣。语及开立学馆，以为事要莫切于此，惟苦总办学馆难得其人。皆所谓深人无浅语也。

闰三月

闰三月初一日甲戌。江广船约今日开行，已定舱位，而候至四点钟，江广船始能泊岸，云当以初二日开行。叶顾之、徐雨之来，告言请明日上船，以免晚间载运行李之器。因复致沈幼丹一信，交欧阳伯元带去。并致曾劼刚、高碧湄二信。林乐知与翻译蔡锡麟译示傅澧南得《赠别》一诗，诗凡八解。中有云：如一家人，行所无事。义礼之精，东西不二。孟子曰：禹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知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知亦大矣。吾才不能逮也，而于交涉洋务，一以无事处之。所谓无事非他，和平而已矣。惟公故平，惟明故和，公而明，斯能一视以无事。豚鱼之信，犹有孚焉，况若泰西之崇尚邦交者乎？三十年办理洋务，只坐自生事，惟不能行所无事，而事以繁生矣。孟子之言，实今时办理洋务之要诀也，而知此义者谁哉！因以楹联一（幅）〔副〕，交张听帆转交傅里兰得以报之。是日枉送者数十人。以未能登舟，谢客一日，稍觉清适。

初二日。九点钟上江广船，送者刘芝田、李勉林、叶顾之、徐雨之、莫善徵、陈宝渠、蒋珩卿、郭辅卿、王子显、王心如、